

天上、地下，都没有后悔药……

# 太阳黑子

须一瓜 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太阳黑子  
须一瓜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阳黑子 / 须一瓜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8.8

ISBN 978-7-5339-5295-2

I. ①太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5099号

# 太阳黑子 TAIYANG HEIZI

须一瓜 著

---

责任编辑 瞿昌林  
装帧设计 金山  
排版制作 苗向伟  
责任印刷 朱毅平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 
网 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  
联系电话 0571-85152727  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毫米 × 1194毫米 1/32  
字 数 284千字  
印 张 11.75  
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5295-2  
定 价 4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读一页书 舔一口蜜

你的老家在哪里？  
在太阳黑子里。

# 目录

- 第一章 女童的三个爸爸 / 1
- 第二章 命运露出狡诈的笑脸 / 31
- 第三章 模糊的指纹 / 61
- 第四章 你别动她脑筋 / 87
- 第五章 寂寞而明亮的教堂 / 115
- 第六章 窃听的眉目初现 / 157
- 第七章 秘不示人的小本子 / 189
- 第八章 男人的花 / 231
- 第九章 铁三角的温度 / 277
- 第十章 吸毒鬼一样的师傅来了 / 309
- 第十一章 大榕树的胡须 在飞扬 / 343

第一章  
女童的三个爸爸





月光灰蒙蒙地照在黑色海滩上，最明亮的那一阵子，也不如一些夜泳的女孩的身体皎白闪耀。今天的退潮时间是晚上九点，所以，环岛路沿路海滩，夜泳的人很多。因为夜色掩护了天空的变脸，等游泳的人们感到海水、天水忽然密集交混，才恹惶地扑爬上岸。海滩上响起一片被雨打烂似的、此起彼伏的呼应声。

高高的海岸线上，环岛路蜿蜒。三个男人闯过红胶质的人行道，拉开刚停在黑色车道上的一辆蓝白色的士的门。的士司机本是为披着浴巾的两男一女停的，女孩挥动她的蓝黄泳圈招车。但是，三个男人抢步而入。大雨中，看不清楚他们之间有没有争辩，但从车里可以看出，三个男人的动作是不由分说的，透着一股暴戾之气。坐在的哥旁边的人，光着膀子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。大而短的肉鼻子下，三角形的鼻孔非常大。后面的两人，穿着一白一黑的背心。三个人肯定不是从海里上来的，一进空调车里，一股浓重的汗酸气扑鼻。

北站货场。赤膊眼镜说。

的哥伸向空车牌的手迟疑了一下。那个地方偏僻，有经验的夜班司机都不愿意跑。仿佛要打消的哥的顾虑，赤膊眼镜说：取个货，还坐你的车回来。

的哥翻下了空车牌。一听就是闽北乡音，的哥并没有心情去套近乎。

车里交通电台还在报告新闻：

……一周以来，全省交巡警部门加强卡口盘查堵控，使“猎鹰”追逃行动取得显著成效。7月7日上午，闽东交巡警德林中队民警在高峰卡口设卡检查时，通过对一辆

过境大客车上的乘客信息比对，当场抓获闽西籍爆炸杀人案的在逃人员杨建国。7月8日下午……

赤膊眼镜伸手把广播关了。

后座一个声音说：关什么，我爱听。

……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追逃热线不断，警方每天都能接到数十条群众提供的线索，根据这些线索已抓捕逃犯二十二名。目前，警方已向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信息员兑现了奖金近两万元……

的士在夜雨中行驶。车内没有人说话。

……截至7月25日，全省警方在“猎鹰”追逃的三十天里，共抓获在逃人员一千多名，其中抓获公安部A级、B级通缉在逃人员各一名，省督在逃人员四名，命案在逃人员六十一名……

后面有人很突兀地笑了一声。

的哥瞄了一眼后视镜，看不出是谁在笑。他心里阴沉起来。车外雨雾茫茫，大雨丝毫没有减弱，雨刮器在疯狂地扫，弄得人更加心绪不宁。车子在骤然积水的低洼路面上行驶，天地间只有跌宕起伏的惨白车灯。早就过了环岛路的延伸地段，路面越来越颠簸，越来越窄，再往前就没有路灯了。的哥后悔自己一念之差，这个地段，就是青天白日，也最好不要来，好几次抢劫的士的案件都发生在这一带，有个司机死了，车也被抢走了。

北站货场已经开过，赤膊眼镜却一直说：就在前面！再前面一点就是！

已经没有路灯了。大雨迷蒙中，车外是采石材工地、杂树林，要再开过一大片木麻黄林，才有个小渔村。那里正在兴建跨海大桥。如果要去那个地方，根本不必走北站货场这条路。的哥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。

后面那个声音说：慢点，我有点认不出那个路口了——慢一点——喂！听到没有！叫你慢一点！那个家伙突然吼了起来，的哥的车速已经减到时速十五公里。的哥已经肯定这三个人都来自闽北，只有那里的人，才有这样平直舌头的地瓜腔普通话。他感到后面有人动他右肩，与此同时，一根软钢筋一样的细绳子，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。还好他手快，左手插在脖子与绳子之间，能感到后面的家伙非常有力气。失控的车子在雨中扭动，几乎打横在半路中。赤膊眼镜把手杆推向停车挡，并狠狠拉起手刹，然后，对的哥上下搜身。的哥边喘息边挣扎地说：放手！我配合啊……

没有人回答。赤膊眼镜用匕首打他的小腿，示意的哥脱鞋。那人把的哥的鞋脱下来，一只一只地搜看，随后掀起了驾驶座的踩脚垫子，果然，靠变速箱这边，脚垫子下藏着一沓钱和一本存折。赤膊眼镜把钱和存折往后面递。身后的人说：密码。

的哥指着勒绳，艰难地出声：让我……想想……太紧了。后排的人稍微松了点。的哥大口喘气，身子也直了一些，他咳嗽着：咳，不是说了，都拿去嘛，咳咳，妈的手这么重，密码是……88……08……

赤膊眼镜的一把匕首，一下扎在他右小臂上。的哥也没有觉得痛，但是出血了，在流淌。这时，前方白晃晃的，似乎有车灯在大雨中驶近，后座一只手，一下把的哥头上的棒球帽推盖在他的脸上，

显然是不想让的哥借交会时的灯光看清他们的脸。的哥也配合地不转动脑袋，这表示他们未必想杀他。然而，两辆交会而过的三菱吉普，开过去七八米，竟然顿了顿，快速后退。出租车还来不及启动，两辆三菱吉普已经别住了他们的车。三个乘客目瞪口呆，还算反应快，他们立刻松绳收刀，帮的哥把帽子复位。的哥一睁眼就看到，四名穿雨衣的人跳下吉普，他们手上的强光手电在黑浑的雨雾中雪亮得像白棒子。

有人开了车门，一声大喝：警察！怎么回事？！

的哥把棒球帽捂在流血的小臂上，对着警察微笑：没事，找不开钱呢。

车前的两名雨衣人，都狐疑地转着脑袋，看看左右身后地界，显然，这怎么也不像是个下车的地方。的哥说：算啦算啦，你们都下吧，钱我不要了！快下！

三个人立刻拉开车门，的哥后座那个人，慌忙之中，竟然去拉封死的左车门。的哥说：对不起，只能右边下客啊！那家伙又赶紧从右边蹿下。三个人中有个人说了声谢谢，声音在风雨中听起来抖抖索索。一出车门，他们躲雨似的拔足狂奔。

两名雨衣人的手电照着车，又追照那三个极速飞去的身影。

的哥笑着：谢谢警官费心！那几个其实是我没出息的老乡，本来就不太想付我钱的。总是能蹭就蹭，吵也没用。

的哥微笑着，发动汽车。一名雨衣人用脚替他把车门使劲蹬上。大雨中，那辆蓝白色的士疾驰而去。四名雨衣人走向自己的三菱吉普，忽然，两人收足站住，互相看着。

不对劲……那个司机脖子上有血痕！

那个压在手臂上的帽子，好像也是……

车里有个人喊：查到了什么？怎么有人在这里下车？！

两车的警员都反应过来了，很显然，他们刚刚错过了一个疑窦丛生的瞬间。

两辆吉普立刻掉头追赶的士，但是，茫茫大雨中，早就没有那辆的士的影踪了。没有一个人记住那辆车的车牌号，也不怪他们，他们今天的主要目标是追逃，现在是在“猎鹰”行动中设卡盘查回来的路上。既然是乡巴佬们愿打愿挨，人家不报警你也毫无办法。

最后，一名警员说：说不定把他们的身份证号上网一验，全是逃犯！

一车人大笑。

## 二

晨雾渐散，五老峰的两山之间，天界寺的琉璃瓦上，镀了一层浅金色的阳光。但山阴中的树丛和巨石间，还笼罩着淡淡的山岚雾气。寺庙后山，一条狭小的石阶，在绿色的植被下，向山下曲折延伸，连接着半山腰的一栋青石小楼。石屋旁的岩石下，披拂着密匝匝的三角梅，紫红色、香槟色、火红色、白色的花，在竞相开放。

石屋外，是一个五十米见方的青砖小院。院门口两扇腰高的木栅门半开着，对着下山的石阶。两个男人和一个四五岁的黄绸裙女孩站在院门口，小女孩企图把她的小皮鞋头塞进木栅门的栅栏缝里，要身边的灰衣男子推送。灰衣男子弯腰帮助小女孩，旁边的高个儿男人一把拽住了她的手，一指门柱上锈蚀的蝴蝶片说，摔下去你就滚下山了！

小女孩生气地甩开他的手：我不要老陈！

女孩跺脚作势要灰衣男人背。灰衣男人蹲下背起她。他们先下

石阶了。

石屋二楼窗边，低垂的窗帘下，露出一副望远镜，它一直对着院门石阶上的两个男人。窗帘后面是一个穿栗色丝薄睡袍的斯文男人，他脚下坐着一只安静的沙滩色狐狸犬。这是房东卓生发。

望远镜的镜头里，小女孩扭身冲着石屋大叫：道爸爸——快点呀——

一男人锁门而出。一头扎眼的花白头发，和他看上去肩宽腿直的结实身材形成反差。他脖子上还有一圈暗紫色的勒伤痕迹，右手小臂还包扎着黄纱布。几个人往山下而去。小女孩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，在灰衣男人肩上不断去抓沿途的鱼尾葵叶、榕树气根。石屋窗边，房东不断调整着望远镜的焦距，直到镜头里的三个男人和小女孩彻底消失。

下山的石阶有二三十米长，山底是开阔的、小草丛生的废旧铁轨通过的大坪，拐下一个大长坡弯，就是水泥大道，再往下，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了。高个儿的男人和头发花白的男人，一直走在背小女孩的灰衣男人后面。

出来一趟太麻烦了，高个儿男人说，如果单是尾巴的生日，我真不想进城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：你要能心安，你就试试。

高个儿男人说：怎么试？扯淡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：没人强迫你。反正你也这么做了十三年了，你觉得可以心安就行了。

尾巴最近老是喘气，稍微一动就蹲下，要人背——高个儿男人换了话题：你说，她怎么生日就刚好是这一天呢？花白头男人说：问你姐姐去。

生辰就写在包她的小童毯子里，你又不是没看到！高个儿男人

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，说：每年这一天，我都觉得很诡异。昨天又是一夜难眠，渔排底下往上吹的风，特别阴冷，刀似的，根本不是这八月的风。

两人无语。一前一后，向山下走去。

三个男人和小女孩下了公共汽车，进了植物公园拐角的一家麦当劳餐厅。玻璃门内，一个戴着戴胜鸟头饰的迎宾女生说：呀！这么漂亮的小朋友啊！

尾巴说：我要放生日歌！像上次一样，让大家都听到陈杨辛小朋友生日快乐！

戴胜鸟笑起来：好的。是预订的对吗？来，这边请！

三个男人，只有花白头男人有轻微的笑意，另外两个都没有表情。被引到座位落座后，高个儿男人蹲下去给小女孩重系了松开的鞋带。戴胜鸟笑吟吟地说：等妈妈来再放《生日快乐歌》，是吗？她指着高个儿男人说：这位是爸爸吧？高个儿男人做了个模糊的表情，尾巴站起来大声说：他是老陈！这个是道爸爸，这是我小爸爸——看！道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！

尾巴把背上的卡通书包使劲转到胸前，说：小鹿斑比！我妈妈被台风刮走了。要等再有那么大台风的时候，她才能回来。

戴胜鸟反应不过来，她似乎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孩子的玩笑。灰衣男人用指头嘘尾巴，表示她的话太多。高个儿男人说：赶紧点吧，我们还有事。花白头的男人也在看表。

黄裙女孩极漂亮，服务生都伺机过来逗她。餐厅里回荡起《生日快乐歌》。戴上了小寿星帽的小女孩，被领着和好多个小朋友一起跳圈圈舞。几个女服务生不时偷看三个男人。三个男人沉默的表情和小女孩活泼欢快的表情不太协调。但是，她们看得出，三个男人很疼小女孩。

三个男人低声交谈着，不时拿眼睛看跳舞的黄裙小丫头。

灰衣男人看着花白头男人的伤臂说：没事了吧？

花白头男人摇头，表示没事。高个儿男人低声说：其实，当时你跟巡警说，他们抢劫了你，我想也坏不了什么的，钱和存折还丢不了。

也许吧。可是一趟趟做笔录也未必是好事——花白头男人转向灰衣男人：什么叫 A 级、B 级通缉令？

灰衣男人说：好像是案件的严重程度、通缉速度和悬赏金不同吧，A 级一到，十二小时内通缉令将传到各警种、各基层单位。去年开始实行的。A 级悬赏金不低于五万，B 级不少于一万吧。

小女孩跳了一小会儿，便气喘吁吁，还蹲下了两次。离她最近的花白头男人，过去把她抱了回来。一个给小女孩送生日气球的服务生发现，她一走近那一桌，三个男人就会沉默下来。倒是小女孩大声说了谢谢，花白头男人笑了笑。

直到他们带着孩子出门，几个女服务生还在悄悄议论，到底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

如果是周末或节假日，植物公园会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游人，但因为是个平常的日子，加上小雨霏霏，公园里人影稀疏。三个男人牵着拿生日气球的孩子，进了湖边西北角的望鹤亭。亭外，一边是密植的金丝竹，一边是花叶良姜和鲜红如血的美人蕉。花白头男人从随身帆布兜里，拿出了几支香、小香炉，并往小香炉里倒米。高个儿男人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旅行茶杯，杯里的茶是之前在餐厅新泡上的。他还掏出了一小瓶酒，倒在一个纸杯里。灰衣男人和小女孩在折纸。这也是餐厅送的生日礼物。

花白头男人点上三支香，对着西北方向垂首静默良久，然后把香插在小香炉上。随即，高个儿男人也点了三支香，对着西北方合



掌闭眼，久久不动，香烟在掌上缭绕。亭外扑来的风，一阵阵把霏霏细雨送上他的脸，他一动不动，眼睛也不睁开。花白头男人看着他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抽烟。

湖水一隅，荷花在残枝败叶中嫣然竞放，鹭鸟在低空飞翔，寻找着荷叶缝隙里的游鱼。一个像是搞专业摄影的男人，不断变换身姿，在拍摄细雨中的一支深紫色莲花。

高个儿男人把香插进香炉，灰衣男人就起身了。他也点了三支香，鞠躬祈拜后，他膝头一软，跪了下来。他的鼻子，抵着夹着香的合掌，袅袅轻烟就像在他的额头上腾起。他跪了很久，看不出究竟是细雨潮湿了他浓重的睫毛，还是烟熏得他眼角湿润。另外两个男人并不看他，他们在各自对着湖水抽烟。

拿着折了一半纸鹤的小女孩，站在跪地的男人背后。等得久了，小女孩敲了敲他的背：可以了吗？灰衣男人起身把香插进小香炉中。小香炉里面，有了九支香。

拍摄莲花的男人，把镜头转到了亭子这边，三个男人很自然地都转身，背对着他。

灰衣男人说：上次我说的那个姓伊的，知道那件事。

花白头男人说：哪个？

灰衣男人：去年年底调来的那个警长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们，他一来就听出我的闽北西陇口音，马上就跟我说那事，说他当时还是实习生，那是他经历的第一个灭门大案。昨天半夜，我们忙完后一块遛哈修，他又说起那件事。他说他印象太深了。

高个儿男人：他说什么没有？

灰衣男人摇头。他深吸了一口手里的烟，然后把红烟头直接在手指上捻灭了。

九支香，渐渐烧到头了，花白头男人开始收拾香炉等物品，他